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 著

张伯健 陆大年 译



商務印書館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古希腊)色诺芬著;张伯健,
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4(2014.4重印)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2358-0

I. ①经… II. ①色…②张…③陆… III. ①经济
思想史—古希腊 IV. ①F0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54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 著

张伯健 陆大年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2358-0

1961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4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张 3 1/8

定价: 10.0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译 序

色诺芬生于公元前 430 年左右，卒于公元前 355 年以后，出生于雅典富人家庭，受过贵族教育，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在政治上他基本上是站在反动的贵族奴隶主的立场。在当时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和以雅典为首的联盟的斗争中，他拥护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而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公元前 401 年，他以希腊雇佣兵领袖之一的身份，参加了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小居鲁士失败以后，他就投靠斯巴达而与自己的祖国为敌。因此，雅典公民大会予以缺席审判，判处他终身放逐。他从斯巴达那里获得奥林匹亚附近的一份领地，在那里住了二十年，后来迁居哥林斯。雅典和斯巴达关系好转以后，他被雅典赦免，但他没有回国，死于哥林斯。

色诺芬的著述很多，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各方面，其中主要的有《希腊史》、《居鲁士的教育》、《居鲁士远征记》、《苏格拉底言行录》、《斯巴达政体论》和这里所译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等书。

《经济论》是用记录苏格拉底和别人对话的体裁写出的，有人据此把它算作《苏格拉底言行录》一书的续篇。色诺芬是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人，他所谓的经济是指家庭经济而言。《经济

论》就是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问题的著作。色诺芬在结束从军生活以后,便在自己的领地上经营奴隶占有制的田庄。管理田庄的经验,加上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听到的一些经济思想,便是他编写这部书的基础。《雅典的收入》是他晚期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他论述了雅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负担而自谋增加收入的方法。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力图证明人的幸福仅仅依赖于农业,农业是最愉快和最有益健康的经济部门;认为自由民不应该从事其他“粗俗的技艺”。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马克思说过,“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所以“农业享有极大的荣誉”。^①《经济论》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了农业的各种好处,色诺芬还由此作出结论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非常重视色诺芬关于农业的观点,曾引用上面这段话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经济表》的题词。

色诺芬维护自然经济,他把农业看得高于其他经济部门,目的即在于反对雅典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扶植货币经济的方针。色诺芬关于商品经济的观点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贬低商品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承认商业和商人存在的必要性。这种矛盾思想反映了在当时的奴隶占有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已

① 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经获得初步发展,反映了奴隶主的田庄同市场不能不发生一定的联系。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们贸易”,主张把“带来大批值钱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在对于货币作用的解释上,他的观点的矛盾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一方面反对货币经济,另一方面又把货币的作用评价很高。他强调开采银矿的好处,认为当人们拥有足够的其他可供使用的东西以后,人们便不再想添置这类东西;但是,“谁也不会有多到不希望再多的白银;如果他们拥有的白银太多,他们就把它储藏起来,他们喜欢储藏白银不亚于他们喜欢使用白银”。马克思在分析他这一段话时指出,“……色诺芬在当作货币和贮藏货币的特殊形式规定上论述货币”^①,认为他的这种见解是“市民阶级本能”的表现。

色诺芬在确定财富的意义时,认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能从朋友(或仇敌)身上得到好处,这种朋友(或仇敌)对他来说也是财富;反之,即使是钱,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使用,钱对于他也不能算是财富。这种见解,也表现了他那市民阶级所固有的发财致富的意图。

《经济论》中也提到了劳动分工问题。他说,“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这种见解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说得更加明白:在小市镇上,一个工人要制造床、门、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这样,也还不易谋生。一个人做这样多的工作,要想做好,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1页。

大城市中,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有时甚至还不用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只做一种最简单工作的人,当然会把工作做得很好。马克思在引证这一段话以后指出:“色诺芬在此只注意使用价值的品质,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程度是依存于市场范围。”^①

在奴隶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维护奴隶制度是奴隶主思想家们的共同特征。色诺芬也认为巩固对奴隶的剥削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经济论》中专门有一章说明应该怎样对待奴隶。他说,适用于训练野兽的办法,也同样是训练奴隶使之驯顺的有效的方法。在《雅典的收入》中,他还建议由国家购买奴隶,并把他们出租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经济观点,色诺芬的经济观点就是奴隶主经济制度的思想反映。我们知道:思想既是决定于经济制度,同时,它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在从古至今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其间是有着继承性的。古希腊的文化对于欧洲文化曾经发生很大的影响,在经济思想方面,“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在这范围内也和他们在其他的领域上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力与特出性。所以他们的见解,在历史上成为近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②。因此,研究色诺芬的经济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经济思想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抱着这一目的,我们翻译了色诺芬的这两部著作。《经济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3页脚注。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7页。

是我根据马强特的英译本译出的,《雅典的收入》是陆大年同志根据沃森的英译本译出的。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指正。

张伯健

1961年2月

目 录

经济论.....	1
雅典的收入	73

经 济 论

关于财产管理的讨论

一

我曾听见苏格拉底讨论财产管理问题如下：

“请问你，克利托布勒斯，财产管理也像医药、金工、木工一样，是一门学问的名称吗？”

“我想是的，”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说。

“我们能够说出这类技艺的每一种的功用是什么，我们也能完全像这一样，说出财产管理的功用是什么吗？”

“我认为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的工作就是管理好他自己的财产。”

“是的，如果让他管理别人的财产，他不是也能——只要他愿意——像管理他自己的财产一样，把它管理得很好吗？任何会做木工的人，都能像给自己做工一样地给别人做工作，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也能如此。”

“我也这样想，苏格拉底。”

“那么，一个懂得这门技艺的人，即使自己没有财产，也能靠给

别人管理财产来挣钱，正像他靠给别人盖房子挣钱一样吗？”

“当然可以；而且在他接管一份财产以后，如果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他就会得到很优厚的薪给。”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财产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否等于田地房屋？还是人们在田地房屋以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也都属于财产之内呢？”

“我认为即使所有物处在不同的城市里，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财产的一部分。”

“有些人不是有仇敌吗？”

“当然；有些人确实有很多仇敌。”

“我们要不要把他们的仇敌也包括在他们的财产之内？”

“如果一个人真是因为增加了别人的仇敌的数目而挣到薪水，那就未免可笑了！”

“你要知道，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人的财产就等于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

“当然——那指的是他所具有的好东西。我当然不会把他可能具有的任何坏东西叫做财产。”

“你好像用财产这一名词来代表那些对于它的所有者有利的东西。”

“不错；而且我认为有害的东西是损失，不是财富。”

“是的，因此，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匹马，不懂得怎样驾驭它，在骑它的时候总是摔下来弄伤自己，那么，这匹马对于他就不是财富，是吗？”

“不是财富，如果我们认为财富是好东西的话。”

“那么，由此推论，对于一个耕种土地而其结果受了损失的人来说，土地也不是财富了。”

“当然，如果土地只能使我们挨饿，不能维持生活，就连土地也不是财富。”

“对于羊，不也是可以这样说吗？如果一个人由于不会养羊而受到损失，他的羊也就不是他的财富吗？”

“我认为不是财富。”

“那么，你的看法好像是：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

“对极啦。”

“那就是说，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财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

“是这样——除非他卖掉它。”

“我们现在知道：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们来说，一支笛子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

“是的，苏格拉底，我们的论证是前后一致的，因为我们说过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一支笛子如果不拿出来卖，就不是财富，因为它是没用的；如果拿出来卖，它就变成了财富。”

“是的，”苏格拉底解释说，“可是他得知道怎样卖它；而且，根据你的说法，如果他把它卖出，换进一些他不去使用的东西，就连这种出卖也不能把它变为财富。”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说，即使是钱，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也不是财富。”

“我认为你在这一点上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即财富是一个人的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钱去买一个老婆，而这个老婆使他的身体、精神和财产都受了损失，那么，他的钱怎能对他有好处呢？”

“绝没有好处，除非我们准备承认那种吃了就使人发疯的叫作龙葵的毒草是财富。”

“所以，克利托布勒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用钱，对于钱就要敬而远之，也不能把它列入财富之内了。可是朋友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懂得怎样利用朋友，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这些朋友叫做什么呢？”

“当然是财富，而且如果他们真比牲畜更为有利时，他们就比牲畜更算得是财富了。”

“是的，从你所说的话推论下去，如果有人能从仇敌身上得到好处，仇敌也是他们的财富了。”

“对啦，我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也要懂得怎样对付仇敌，好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

“完全正确。”

“克利托布勒斯，事实上你不能不看到：许多平民已经靠战争增加了他们的财产；许多王公也是如此。”

“是的，一向都还不错，苏格拉底。但是有时我们也碰到一些具有知识和资力的人，如果他们工作，他们可以凭这种知识和资力增加他们的财产。可是我们发现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的知识对他们并没有好处。我们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在

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知识和财产真都不是财富吗？”

“你是打算讨论讨论奴隶的问题吗，克利托布勒斯？”

“哦，不，完全没有这种意思。我是说那一些人，其中有些人总可以算作世家子弟的。我看到有些人颇能随机应变，允文允武，但他们不愿意发挥他们的才能。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上面没有主人。”

“什么，他们上面没有主人？尽管他们祈求繁荣，尽管他们想做一些能带来好处的事情，可是他们的意图仍然受到那些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阻挠，这时，他们上面也没有主人吗？”

“请问你，这些看不见的支配者是谁呢？”

“不，不是看不见的，而确实是公开的、毫无隐蔽的！他们也是非常坏的支配者；只要你认为懒惰、精神上的怯懦和疏忽是罪恶，你一定明白这点。而且还有一伙伪装为娱乐的骗人的女主人——如赌博和滥交朋友。即使为她们所害的人到后来也会知道：她们归根到底实在是掩蔽在一层薄薄的快乐外衣下面的痛苦，她们利用她们对他们的影响，阻挠他们去做有益的工作。”

“但是，苏格拉底，另有一些人，他们的精力并不受这些影响的妨害，他们确实非常愿意工作并争取一些收入，可是他们耗光了他们的财产，而且陷于困难之中。”

“是的，他们也是奴隶，而且他们的主人是非常冷酷的：有些人是饕餮的奴隶，有些人是好色的奴隶，有些人是贪杯的奴隶，也有些人是无聊而代价很高的野心的奴隶。这些情欲冷酷地支配着每一个落入它们掌握之中的人，只要它们知道他还强壮，能够工作，它们就迫使他拿出辛苦得来的所有的收入，使他按照它们自己的

意图花掉它；但是，刚一看到他老弱而不能工作的时候，它们就立刻离开他，使他度那凄凉的晚景，而另去设法把这付枷锁再套到别人的肩头上。啊，克利托布勒斯，我们一定要争取自由，坚决地反对这些暴君，就好像它们是想要奴役我们的武装的敌人一样。的确，公开的敌人还可能是高尚的人；当他们奴役我们的时候，由于锻炼了我们，可以去掉我们的毛病，使我们将来过更好的生活。可是这类女主人，在它们支配着人们的时候，却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人们的身体、精神和财产。”

二

现在这段话是对克利托布勒斯说的，克利托布勒斯接着说：

“好啦，关于这类情欲，我觉得你给我讲的已经足够了；当我检查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能很好地控制这些情欲；所以如果你愿意指教我怎样去增加我的财产，我认为那些女主人——你是这样称呼它们的——并不能阻挠我。因此，请你千万尽可能给我一些好的指示，要不然，你真是断定我们已经足够富足了吗？苏格拉底，你真觉得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钱了吗？”

“哦，如果你要把我说在一起，我确实认为我不需要更多的钱，而且足够富足了。可是我觉得你好像还很穷，克利托布勒斯，我老实告诉你，我常常很替你难过。”

“请问你，”克利托布勒斯笑着问道，“你觉得你的财产能卖多少钱，我的财产能卖多少钱？”

“如果我找到一个好买主，我想我的全部财货和牲畜，包括房

子在内,可能不难卖上五个麦纳。^① 你的呢,我相信一定可以卖到这个数目的一百倍以上。”

“你当真不顾这种估计,认为你不需要钱,而可怜我穷吗?”

“是的,因为我的财产足够满足我的需要,可是我觉得你的财产即使三倍于现在,也不够维持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和身价。”

“那怎么会呢?”克利托布勒斯大声说。

“因为,第一,”苏格拉底解释说,“我知道你必须贡献许多份很丰盛的祭品,要不然,我想神和人都会和你找麻烦。第二,你必须很大方地招待很多外来的客人。第三,你必须经常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要失掉你的追随者。而且,我知道国家已经在强制你付出几笔很大的捐款:你必须养马,支付合唱队和体育竞赛的开支,接受会长的职位;^②万一发生战争,我知道他们会让你维持一条船的开支,并且让你缴纳几乎可以使你破产的税款。只要你一露出不能满足他们对你的希望的样子,那些雅典人一定会惩罚你,就好像他们发觉了你在抢劫他们似的。除此以外,我知道你自认为是一个阔人;你不在乎钱,而且还向那些轻佻的女人们求爱,好像这种开支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我可怜你,怕你会遭到不幸,陷入贫穷的境地。毫无疑问,你和我一样地清楚:在我缺钱的时候,帮助我的人是不会少的,他们只需拿出极少的钱就能使我非常快乐了。可是你的朋友,虽然他们有比你多得多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家庭,却仍然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① 稍多于二十镑。

② 在这里,原文 *προστατείας* 一字似乎不能用来代替 *προστασίας* (管理外侨),因为不能证明这一职务需要担任者花钱。